

布衣文丛

箫吟风◎著

面具掩盖的风华

局中局，变种变，伴随着匪夷所思的另类医术，
展开一个又一个非同寻常的爱恨情仇。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I 247.5
4467-3



肖月霞主编

布衣文丛^⑤

掩盖的风华 面具

萧吟风◎著

0583129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面具掩盖的风华/萧吟风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0.12

(布衣文丛/肖月霞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108 - 0760 - 2

I. ①面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7310 号

布衣文丛

作 者 肖月霞 主编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85
字 数 126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08 - 0760 - 2
定 价 150.00 元(全六册)

目 录

【内容简介】	1
【宫廷药师】	3

【内容简介】

一朝容颜尽失，单手残废，她遍寻异界之药，庙堂江湖各走一边，终究难逃，红尘孽障。遇上他们，注定多一份还不清的债！

.....

江湖朝堂，风起云涌，终究因为一个女子的到来，打乱一场策划已久的布局！



【宫廷药师】

凌雪国德丰十四年腊月十五，皇宫被攻陷，德丰皇帝以及小皇子由百名护卫保护逃出皇宫，不知去向。同月二十八，白慕天登基，年号永庆。

永庆十七年秋末，玉凤国派兵增援德丰皇帝复位，历经五年，攻破皇城夺回帝位。此时，永庆皇帝却已不知所踪。

永庆二十三年春，德丰皇帝传位于太子白水凝，于三月十五登基称帝，年号诸天。同年冬至，德丰皇帝病危。

“皇儿，为君者，绝不可心慈手软，否则，必将留下祸害。想当初，朕就是过于顾念兄弟之情，才令你母后枉死，国家动乱。千万记住，当断则断，切莫妇人之仁……”德丰皇帝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，很不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此刻的诸天皇帝白水凝，只是望着他的父亲，没有一丝悲戚之色。

……

公元二一一零年，位于太平洋一座私人岛屿上的白色洋房内，此刻正冒着滚滚浓烟。

“无心，都让你不要乱动我的药剂瓶了，咳咳……”老三御心手捂嘴，拉着身旁的无心，埋怨道。

“三姐，咳咳，我也不想呀。那个是意外，意外！”无心可怜兮兮地望着御心，令她原本到口的责备硬是咽了下去。

“三妹，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，呛死我了，咳咳……”走在前头的大姐，不时的回头劝说。

“大姐，我在找着，但是，眼睛一直流泪，我看不清路……”

“啊，我找到开关了。”

忽然传来老二惊心欣喜的声音，三人连忙朝着声音的地点走去。等到看清老二手中按住的开关后，御心连忙喊道：“危险，不要拉！”

然而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，整个房子被毁于一旦，而原本应该处在房间内的四姐妹却消失不见。

……

凄凄雪鹰声声鸣，

皑皑白雪没云山；



愁云几时能散去，
红颜孤坟立岗头。

……

玄雪峰下的红樱树旁，是处孤坟。孤坟旁矗立着一块无字的墓碑，而这块墓碑所向的地方，却是那凌雪国皇宫，与那凤朝阁遥遥相望。

风，吹过红樱树永不结冰的枝头，吹落的是片片粉色樱花瓣。

白水凝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走到了此处，只是凭着感觉一直走而已。

那座孤坟里躺着的是谁？为何会有红樱树栽种在这里？对于这些问题，白水凝毫不在意。他的心中唯一的念头，只是寻一处僻静的地方，放松下心情。显然，此处正合他的心意。

万籁俱寂，白水凝疲惫地闭上双眼，轻缓地呼吸着。

五年来，凭借着雷厉风行的铁血政策，杀死无数臣子平民，才换来了此刻的安定。

一将功成，还要万骨堆积，帝王安邦，又何尝不是血流成河。

叛臣之军，不可留！杀！

叛臣余孽，不可用！杀！

叛臣之亲，终是祸根，留不得！杀！

杀！杀！杀！

身为君王者，注定让双手染满鲜血；

白水凝，已经记不得，下了多少道追杀令；也记不得，一道圣旨到底牵连了多少无辜枉死。

国，乱一次就已足矣！

……

雪花飘然而落，遮挡住了视线。脚下的雪，一次次的陷下，留下无数的脚印。刺骨的寒风无孔不入，可怜她身上，只有单薄的一件白色外褂。

御心，咬紧牙关，忍着透骨的寒意，艰难的迈出每一步。

手，没了知觉，如若，再寻不到人家，怕是保不住，最终落个残废的下场。

枉她，自称世界第一药师，却不料阴差阳错落到这个陌生的世界。纵然，身上拥有上千种顶级药品，却没有一种能够帮上她的。她，很不甘心！

风雪，渐渐地停了；就连脚下的积雪，也渐渐地减少。不经意地抬眼中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株绽放的花树，而树的旁边，此刻，正斜靠着一个青色的身影。

御心狠狠地咬破舌尖，硬是不让自己倒下。血的味道刺激着她的神经，硬

是让她爬上了，此处不算太高的山冈。

白水凝睁开了双眼，望着山下蹒跚的柔弱身影；红樱花潺潺飘落，落在那人墨色的发间，落在她仰起的苍白容颜上。

她的眼中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，透着飘落的红樱花，直透他的心底，柔软了心底的某处，忘了收回视线。

御心仰望着纷飞的花瓣，疑惑着眼前的一切；她，这是在梦中吗？唯有梦中，才能感觉到温暖！

她抬眸扫视着四周，看见了不远处盘坐的男子。

他的眉，浓密而狭长，眉梢斜挑向两旁。

眼眸深邃，却如同千年寒潭般，溢满森森的寒意。

薄薄的唇总是维持着一个僵硬的角度，令人无法琢磨。

他就如同寒潭边的迷雾，冰冷而又未知。当你陷入迷雾的时候，只需一步踏错，必将粉身碎骨。

御心，无奈地闭上了双眼，身体如同掏空了一般轻飘飘的往后倒去。虚弱的身体，终究是熬不住了。倒下的身子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那双深邃的眼眸，此刻正出现在她的眼前。

看来，她是得救了。至此，她闭上了双眸，放下了提着的心，安稳地躺在来人的怀中。

白水凝迷茫了！

为何在她倒下的那刻，他的身子会不由自主地接住了她。甚至不曾猜疑过，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子，会不会是皇叔派来的刺客。

他，这是怎么了？

唉……

也许，他只是可怜这个女子而已；毕竟，冰天雪地中，她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裳，冰冷的肌肤早已泛紫，那是严重的冻伤，他只是动了恻隐之心罢了。

白水凝不曾发现，自己在抱起她身子时，是那么的小心翼翼。那轻盈而又冰冷的手感，居然令他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

不曾犹豫，他连忙起身，抱着她朝着皇宫的位置急奔而去，心中唯一的念头，却是希望宫里还有驱除寒毒的良药。

白水凝刚踏入皇宫的大门，久候多时的禁卫军统领司徒长青便迎了上来。

“皇上，三邑郡偏南的乌头岭发现了叛军首领白慕天的踪迹，左广将军此刻正在怡和殿等候皇上的旨意。”司徒长青完全秉持着非礼勿视的原则，将白



水凝怀中的女子彻底忽略，只谈要事。

白水凝犹豫片刻后，还是将手中的女子交给了一旁的侍卫，不曾留下任何的交代，他偕同令狐长青朝着怡和殿的方向走去，或许，在他的心中，不希望自己被任何所影响，因此，他决定将眼前的这个例外剔除。

“除了左广将军求见外，还有谁在那候着？”白水凝的眼神渐渐恢复冰冷，似乎淡忘了之前的慌乱。

“除了左广将军外，还有刑部尚书邱大人，礼部尚书宏大人求见……”

望着渐行渐远的皇上，侍卫们开始左右为难了。毕竟，眼前的女子是皇上抱回的，虽然，皇上不曾交代什么，却又不能置之不理。

“李大哥，你说，这个女子要怎么处理？”万季苦恼的望着怀中的女子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这个女子全身都被冻僵了，也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干脆，让她住进御翔阁，找个御医瞅瞅，是死是活就看她的命了。”李万山拍拍万季的肩膀，给了一个中肯的答案。

“但是，皇上他……”就这样把人给处置了，万一哪天皇上问起，他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。

“放心，皇上也许只是一时兴起，把她抱了回来。过几天就忘记了，毕竟皇上日理万机，哪有那个心思记住一个捡回来的女人。更何况，咱们也给他找了御医，活不活得了，就看她的造化，咱们算是尽职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去找晓月帮帮忙，毕竟，她是唯一住在御翔阁的人。有她在一旁照顾着，兴许她还能活下来。”

“行啦，快去快回，巳时时分，舒婕妤的宫女，还要咱们陪同前往宫外办事，你可千万不要耽搁了。”

“嗯，我会速去速回的。”

……

当她清醒的瞬间，一阵无以言喻的剧痛感，冲击着她的神经。长时间的寒冷侵袭下，身体早已失去了知觉；身体的破败情况，已经面临最糟糕的状况。

望着这个陌生的房间，御心想起了昏迷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在那片山冈上，在那棵红色的树旁，与那个冷漠男人的相遇。

是他救了她。

不愿亏欠任何人的御心，心中暗暗发誓，只要将来有机会，必定还上这份恩情。

她试着动了动自己的双手，却悲哀地发现，左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，唯有右手还能微微地抖动着。狠狠地倒吸一口冷气，会痛，说明身体还有机会复原，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一旁正在假寐的女子，在这声吸气声中醒来，睁开那双带着一丝迷糊的乌黑大眼，望着床榻旁，全身包裹着的御心。

那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，脸上密密麻麻的交错着，被寒风刮伤的痕迹。此刻，那双灵动的乌黑大眼正望着她，眼神中蕴含着欣喜。

“你醒啦，你都昏睡了好几天了。”

“这是哪？”干涩的喉咙微微刺痛着，只能勉强发出嘶哑的声音。

“这是御翔阁，我是这儿的宫女晓月。”晓月倒了一杯茶水，小心翼翼地扶起御心，将茶杯递到她的唇边，细心的伺候着。想起那日的初次见面，晓月的心中依旧心有余悸。

那天，为她擦拭身体的时候，那些伤口因为解冻的缘故而流出的鲜血，几乎染红了整张床单。尤其那张精致的脸孔，都……

唉……一个大美人就这样毁了，真是可惜呀。

甘甜的茶水滑入喉咙，滋润了干涩的喉道，御心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垂下了眼眸；

“晓月，是谁送我来这里的？”

“是侍卫大哥送你过来的，还特意唤来御医帮你疗伤。”

“御医？”

她秀眉微蹙若有所思。那个人难道是皇室成员？毕竟，能够轻易地在皇宫里安置一个陌生人，唯有那些皇室成员才能办到。只是，那个人会是谁？

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望着一声不吭的御心，晓月不由地担心着开口询问。难道是伤口发作了？

她抬头望着晓月，回予一笑，虽然这个笑容注定隐藏在纱布底下。

“御心是我的名字，你我都是平等的，所以，没有必要唤我小姐。”

她眼底的温柔，彻底温暖了晓月的心。这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没有架子的女子，不像宫里的人，每个都巴不得她死。

“御心！”晓月柔柔的唤出御心的名字，心在颤抖着。

“傻瓜。”

御翔阁乃是永庆皇帝的住处，当初，永庆皇帝喜好安静，就安排了一个侍女，那个人就是乖巧沉默的晓月。自从永庆皇帝失踪，诸天皇帝登基之后，这





布衣文丛

里就成了一处禁地，被所有人摒弃。而晓月这个十六岁的宫女，因为以往就一直打理着这处，所以备受排挤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御翔阁也成为一处世外桃源。

不会有人来，也不会有人知道御翔阁此时多了一个女人，或许，就连当初送她来的侍卫都已经淡忘了。毕竟，距离那时，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冬天。

诸天六年二月，迎着春天的细雨绵绵。御心在检查了自己的身体之后，决定找个机会接触这里的药理。希望借此恢复自己的容颜，同样的寻找药物，恢复左手的机能。

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她的左手还是有机会复原的。此刻，她只能凭借当初带来的一些药物细心的条理着，让左手保持在最佳的康复状态。唯一愿望，就是期望这个世界的药石与自己的那个世界相同。如此一来，她就能轻易地恢复左手的机能。

随后，御心嘱托晓月，为她定制了一副只露出下巴的面具。毕竟，此刻她的面容，恐怖的能够令人噩梦连连。如若不是拥有着绝对的自信，恐怕连她自己都会因为看到自己的容颜而崩溃。

“御心，你的面具送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先放一旁，我很快就好。”她身穿一件单薄的衣衫，从柜子中取出一条灰白色布条，量了量宽度。

“御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晓月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盯着她手上不断摆弄的布条，大惑不解。

“晓月，我打算去太医院找份差事做做。”

“太医院找差事？”晓月瞪大了双眼，一脸吃惊地叫道：“你疯了？太医院不可能要一个女人当值的。况且，你……”

“你是想说此刻的容颜？这个并不碍事，我不是让你定制了一副面具吗？那块面具就是用来遮挡此刻的容颜。我打算女扮男装，去太医院考核医士一职。”

“医士？”在晓月的心中，那些太医院的人从来都是上了年纪的老者，并且拥有一身深不可测的医术，岂是说进就能进的。所以，此刻的她才会表现的如此惊讶。

“没错，正是医士。我听经过的侍卫大哥在闲聊的时候说到这件事情，所以，我打算去试试，成败与否，并不碍事。”医道之路并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，只不过，有些地方能够得到很好的磨炼机会而已。

在一个不发达的古代，唯有太医院才是集齐天下名医以及珍贵药材的集中地；而她，作为一个知名的天才药剂师，只要有足够的药物，就能够研制出神奇的药物。为了恢复容颜以及左手，她必须进入太医院学习。

“可是……”晓月心底深处依旧担心着，毕竟这冒充男子进入太医院，一旦被发现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她不愿失去，御心这个朋友。

“放心，我自分寸。”她拍了拍晓月的手背安慰道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你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为了参加太医院的考核，御心离开了皇宫，在城外寻了一处住处。

那是一家猎户空出的柴房。住一个月十文钱。虽然出宫的时候，晓月将她仅存的五两银子全部给了她。但是其中的三两银子已经用来打通关系出宫。又花了十文钱报名参加考核，此刻的她，身上也只剩下一两银子外加八十文钱。（注：此处银两换算1金=10两，1两=100文。）

花了几十文钱置办了一些工具和家具，她在城外住了下来，只等太医院的考核开始。

三日之后，皇城太医院外院处，此刻已经聚集了上千人。这上千人中，有来自凌雪国本土的医者，也有远道而来的游医，而在这样的一群人中，却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沉默着，那个人正是等候多时的御心。

此刻的她身穿一件藏青色长袍，腰系深绿色腰带，脸戴一张银白色面具，独自一人站在不起眼等待着太医院考核的开始。

“黄左院判，今日的考题可准备好了？”不怒而威的太医院院使余子修端坐在太医院主位之上，轻茗一口上等紫罗烟茶，淡淡地开了口。

左院判黄齐从下座的御医手中接过三幅卷轴，递上给余子修，随后退回自己的位置。

“这三副卷轴分别是三道不同的试题，主要考验应试者的眼力，手感，配药着三大方面的综合能力。这三题一出，优劣必分。”

“按你的说法，这最基本的三种方法就能够挑选出优秀的人才咯。”

“基本而言，通过这三关考验的人，才具备了医士的基本条件，如若连这三关考验都无法通过，要有何用。咱们太医院宁缺毋滥，毕竟是进宫当差，绝对不能出一丝疏漏。”左院判黄齐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，为人比较固执。尽管如此，他依旧是个高明的医者。

“李右院判意下如何呢？”余子修望着一旁的李煜问道。



“下官，毫无异议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按着这个法子选拔吧。”说完，余子修起身带头朝着考场走去。

眶……

随着敲响的锣声，太医院考核也随之开始。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五名参加会试的医者全部聚集在外院处，进行筛选。

“院使大人到！”

“参见院使大人，各位大人。”

“嗯，开始吧！”

“第一个测试题，辩药。”随着考核官的宣布，侍卫将一百个小簋子横放在五排桌上。等着所有小簋子摆好之后，考核官接着说道：“一百个簋子中放置着一百种治病的良方，这次的考核是，写出这些药都是主治哪些病症的。全部答对的才能进入第二阶段考核。”

随着公布出第一关的题目之后，所有人都按牌号依次进行辨药。时间不断的消逝着，所有人终于在三个时辰之后全部递交了自己写下的答案。

负责考核的御医们开始一一筛选，最后选出五百二十名合格者。

“得到牌子的进行第二阶段的筛选，没有牌子的请自行离去。”随着考核官说完，原本拥挤的外院此刻已经略显宽敞。

“第二个测试题，配药！等会大家的手中将得到一张药单，随后，根据各位的手感，将药配好。并且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后日将公布通过的名单，在公布日期一日后进入最后一关选出进入太医院的医士。”

御心一直都站在剩下的五百多人中，说起来，她的第一关过得有点玄。那些药，根本就不是她所熟识的。如若不是对于药性有独特的检验方式，恐怕，这些药物的作用，她根本答打不出来。

至于第二关……

御心微微皱起了眉头，看来第二关不是那么好过。虽然，她对于药物的用量绝对能够做到分毫不差，只是，眼前的问题是，她根本不认识那些药的名称。这是一个糟糕的事情。

她手执著药单微微叹了一口气，还真是好事多磨！

“请各位进入百药局！”

御心随着人流进入了百药局，入眼的是一个巨型中药柜，每个药柜摆放着一个长梯。

朱兰？其虫草？天阴花？

这都是什么东西呀？完全不懂。这让她如何抓药呀。望着这一排排的药柜，她唯有咬咬牙，硬着头皮上了。就用剩下的时间，了解所有药的药性，然后自己配出一服药，看看能不能过关。

对于无名肿毒，恶疮流注，火痹具有显著的疗效！御心盯着药单上的备注，心中寻思道。也许，可以配一副九仙夺命丹。如若需要搭配出这种药物，必须准备雄黄2钱，乳香2钱，没药2钱等数十种不同种类的药物，而这些药物中有含植物型，动物型，矿物型等类型的药物，选取比较繁琐。

然而，最难的在于那些药物在这里并不存在，也许会有相同药性的，只是需要时间辨识。异世界的九仙夺命丹，不知道能不能胜过这张药单上的功效。

搏！她决定孤注一掷，但愿太医院的主事者并不是愚昧陈腐的人。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御心开始从第一个药柜逐步的检查药性。

每隔几十种药物之后，御心都会欣喜地发现，其中有几种药石对于恢复容貌有着很大的功效。凭借着超然的记忆能力，那些药物的特征以及药性都被记在了心底。

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，几乎所有人都配好了自己的药单，唯有御心一个人依旧沉浸在药材中，时而尝尝药的味道，时而抓一点药物搭配了起来。

九仙夺命丹早已弄好，只是，这些奇异的药物让她沉寂已久的实验精神再次了发挥，早已淡忘了，此刻的她正在考试中。

另一边，余子修正在一一的清点着每个递交了试题的医者，对于此次的选拔水平很满意。

“黄大人，这次的医者水平都颇高，不但效率高；药量掌握也精准。”

“大人，这次剩余的五百多人基本都完成了交给他们的试题。”

“哦，不错不错！”余子修原本冰冷的脸上，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能够进入太医院的唯有那些医术高超的医者。在这些药单中，余子修还发现了一些留下的字迹。那是经过那些医者修改后的药单，有几张的配药手法很新颖，很有药用价值。余子修在心底已经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，毕竟，这些人才是真正医术有成的能人。

“咦，还有人没完成吗？”虽说考试的时间没有任何限制，但是，一服药就算在长时间也无须几个时辰。余子修抬眼望去，只见角落的药柜旁的楼梯上，一个忙碌的身影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
凭借余子修几十年练就的眼力，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此刻正沉浸在药

理的世界。恐怕已经忘记了此刻正在考试。

黄齐一直注意着余子修的一举一动，顺着他的目光也发现了那个忙碌的身影，虽然也看出那个考生的所作所为，却顾及余子修的态度，生怕拿捏不准，反而惹来麻烦。

“大人，需不需要……”

余子修扬手示意大家安静，随后注意到一处小桌旁，此刻正摆放着一些药材。

“黄大人，李大人，你们随我进去看看，其他人都在外面候着。”

“是，大人！”

黄齐与李宇对视一眼，完全不懂余子修为何要这样做。难道，那个考生是大人认识的？

“放心，我不认识那个考生，只是有预感，如果我们过去看看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”余子修眼中含笑，望着诚惶诚恐的下属，哭笑不得。他，有那么可怕吗？

余子修三人走到那张桌旁，第一眼看见的是几张随笔记下的药单。

九仙夺命丹？

这是什么？为何只有一个名字，没有写上药品种类以及分量。余子修抓起桌上已经分门别类的药材，每个药材的分量以及先后次序都标志了，唯独缺了一个药单。

此时，余子修望着御心爬上爬下的身影有了一丝好奇。

“大人！”

“嘘，安静点。你们先看看那些药材的配制，将药单写好交给我。”

黄齐与李宇对视一眼，对于余子修的命令，疑惑不解，却也遵循他是意思将所有的药材的配制列出了药单。

开始的时候，两人并未觉得有何蹊跷，直到两人将药单整理妥当之后，才发现，手中的药单非比寻常。完全超出了他们医术的范围。

“大人，这些……”黄齐难免激动地指着手中的药单欲言又止。

“此人，无论如何都要招人太医院，切记，万不可勉强他做任何事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余子修再次望了御心的背影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异彩，僵硬的嘴角此刻却浮现一个微笑的弧度。在场的御医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位院使大人的好心情。然而，知道余子修为何如此好心情的，唯有左右院判两人心知肚明。

沉迷于药石之中的御心根本不曾注意时间的流逝，直到一声鸡啼声响起，她才发现自己已经在百药局度过了一个夜晚。

经过一个晚上的检验，整个百药局所有药物的药性，她都已经完全熟识了，只可惜依旧不知道那些药物的名称。恋恋不舍的望了一眼百药局，此刻也该走了。花了如此长的时间配一服药，十有八九，她已经无法进入太医院的门栏了，她心中微微有点可惜。

“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”李沐淳此时早已心急如焚，只是，主子交代不能泄露他受伤的事情。只是命他到太医院找个人过去帮他疗伤。所以，此刻的李沐淳的表现有点失态。

天，才蒙蒙亮而已，御医们还没来当值，就连当值的几个御医，此刻也不知道去哪了，所以，他只能来百药局碰碰运气。

此时，御心正打算离去，却碰巧撞上匆忙而入的李沐淳，两人顿时相撞，双双跌倒在地上。

“啊，就是你了。”李沐淳望了御心一眼，并未将她脸上的面具放在眼里，只是闻了闻她身上浓郁的药味，马上一脸惊喜的抓住她的手，一个劲地往宫里带，嘴里还不忘交代。

“待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绝对不能惊慌失措，只要好好地做你该做的事情。记住，非礼误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问，知道吗？”

御心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任他拉着自己朝宫里走去。

眼前的少年一身太监的打扮，一双乌黑闪亮的眼眸清澈见底，任何心事都摆在脸上，是个非常单纯的少年。一个令人心生好感的清秀小太监。此刻的他，心中必定充满矛盾，看得出，他的主子一定交代他不可声张此事，所以，他才会见到人就抓着走。

佚名居！

这是什么地方，为何没有看见任何侍卫？按理来说，这样一处皇宫院内的园子，应该守卫森严，然而，眼前的这处园子不但没有一个侍卫，还冷清的可怕。

顺着碎石路而行，绕过一处鱼池，来到一处两层的楼阁旁，李沐淳推开了房门，动作略嫌粗鲁的拉着御心绕过前厅的屏风，朝着二楼走去。

踏入二楼的时候，就能闻到一股怪异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。

“主子，人带来了。”李沐淳放开御心的手，走到自己的主子身旁。眼瞅着主子愈加苍白的脸色，以及泛着紫色的唇瓣，心急如焚。

